歐陽修集/卷1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集古錄跋尾卷五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三十九 · 集古錄跋尾卷六

► 集古錄跋尾卷七

【唐八都壇實錄〈垂拱三年〉】

右《八都壇實錄》，撰人名元質，不見其姓，又不著書人名氏。其字畫亦可愛。碑首題云《大唐八都壇神君之實錄》。其文云「都望八山之始壇也，此地名山，封龍之類有八，因壇立廟，遂為號焉」。封龍山在今鎮州，其餘七山不見其名。又云「漢光和中有碑而今亡」。此碑垂拱三年立。

【唐魏載墓誌銘〈垂拱三年〉】

右《魏載墓誌銘》，其序云「祖征，謚曰文正。父叔玉，光祿卿。載以弘文生對策高甲，授太常寺奉禮郎，以疾謝職，尋調懷州司兵參軍。屬惟揚詭道，不戢斯焚，譴及宗姻，旋加此累。以垂拱三年終於嶺外，春秋三十有二」。所謂「惟揚詭道」者，乃徐敬業起兵於揚州，誅武后不克也。時敬業以前汽俏疚核嘉攣軍師。所謂「譴及宗姻」者，疑敬業敗，載坐思溫竄死嶺南耳。今據《新唐書·宰相世繫表》，鄭公諸房都無思溫及載，而叔玉但著一子膺，為秘書丞。豈載以官卑貶死無後，而歿不見邪？載死不幸，而家譜不錄，史官不書，非事載斯誌，而誌錄於余，其遂泯滅於無聞乎。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書。

【唐乙速孤神慶碑〈載初元年〉】

右《乙速孤神慶碑》弘文館學士苗神客撰。神慶，唐初仕三衛，高宗時為太子右虞候副率，以卒。乙速孤氏在唐無顯人，惟以其姓見於當時者，神慶一人而已。《元和姓纂》但云「代人，隨魏南徙」而已，其敘神慶世次又多闕繆。而此碑所載頗詳，云「其先王氏，太原人。五代祖顯，為後魏驃騎大將軍，賜姓乙速孤氏，遂為京兆醴泉人。曾祖貴，隋河州刺史、和仁郡公。祖安，隋益州都督。父晟，唐驃騎將軍」。乙速孤氏世無可稱，而其姓出夷狄，莫究其詳。惟見於此碑者，可以補《姓纂》之略，以備考求，故特錄之。治平甲辰社日書。

【唐尹氏闕文〈萬歲通天二年〉】

右尹氏闕文，在襄州，題云「唐孝子尹仁恕闕，萬歲通天二年旌表」。萬歲通天，則天之年號也，可謂昏亂之世矣。然尹氏猶見旌表，孔子以謂忠信可行於蠻貊，信矣，孝悌見尊於昏亂也。

【唐尹孝子旌表文】

唐之致治之意深矣。嗚呼！不得而見矣，此碑尤可惜也。

【唐渭南令李君碑〈聖歷元年〉】

右《鴻州渭南縣令李君清德碑》，馬吉甫撰。按《唐書》，則天天授二年，析雍州之渭南、慶山置鴻門縣，遂以慶山、鴻門、渭南、高陵、櫟陽置鴻州，大足二年廢。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書。

【唐流杯亭侍宴詩〈久視元年〉】

右《流杯亭侍宴詩》者，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溫湯，留宴群臣應制詩也。李嶠序，殷仲容書。開元十年汝水壞亭，碑遂沉廢。至正元中，刺史陸長源以為嶠之文、仲容之書，絕代之寶也，乃復立碑造亭，又自為記，刻其碑陰。武氏亂唐，毒流天下，其遺跡宜為唐人所棄。而長源，當時號稱賢者，乃獨區區於此，何哉？然余今又錄之，蓋亦以仲容之書可惜，是以君子患乎多愛。

【唐司刑寺大腳跡敕〈長安二年〉】

右司刑寺大腳跡並碑銘二，閻朝隱撰。附詩曰「匪手攜之，言示之事」，蓋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，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，雖示之已驗之事，猶懼其不信也。此自古聖賢以為難。《語》曰「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」者，聖人非棄之也，以其語之難也。佛為中國大患，非止中人以下，聰明之智一有惑焉，有不能解者矣。方武氏之時，毒被天下，而刑獄慘烈，不可勝言，而彼佛者遂見光跡於其間，果何為哉？自古君臣事佛，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，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。然禍及生民，毒流王室，亦未有若斯之甚也。碑銘文辭不足錄，錄之者所以有警也。俾覽者知無佛之世，詩書雅頌之聲，斯民蒙福者如彼；有佛之盛，其金石文章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，可以少思焉。嘉祐八年重陽後一日書。

【唐韓覃幽林思〈武后時〉】

右《幽林思》，廬山林藪人韓覃撰。余為西京留守推官時，因游嵩山得此詩，愛其辭翰皆不俗。後十餘年，始集古金石之文，發篋得之，不勝其喜。余在洛陽，凡再登嵩嶽。其始往也，與梅聖俞、楊子聰俱。其再往也，與謝希深、尹師魯、王幾道、楊子聰俱。當發篋見此詩以入集時，謝希深、楊子聰已死。其後師魯、幾道、聖俞相繼皆死。蓋游嵩在天聖十年，是歲改元明道，余時年二十六，距今嘉祐八年，蓋三十一年矣。游嵩六人，獨余在爾，感物追往，不勝愴然。六月旬休日書。

【唐崔敬嗣碑〈景龍二年〉】

右《唐崔敬嗣碑》，胡皓撰，郭謙光書。崔氏為唐名族，而敬嗣不顯，皓為昭文館學士，然亦無聞。其事實文辭，皆不足多採，而余錄之者，以謙光書也。其字畫筆法不減韓、蔡、李、史四家，而名獨不著，此余屢以為嘆也。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。

【唐武盡禮寧照寺鐘銘〈景龍三年〉】

右武盡禮筆法精勁，當時宜自名家，而唐人未有稱之見於文字者。豈其工書如盡禮者，往往皆是，特今人罕及爾？余每得唐人書，未嘗不嘆今人之廢學也。

【唐韋維善政論〈先天元年〉】

右《韋維善政論》，著作郎楊齊哲撰。維，先天中為坊州刺史，齊哲所撰，其實德政碑

也，特異其名爾。余嘗患文士不能有所發明以警未悟，而好為新奇以自異，欲以怪而取名，如元結之徒是也。至於樊宗師，遂不勝其弊矣。如齊哲之文，初無高致，第易碑銘為論贊爾。

【唐有道先生葉公碑〈開元五年〉】

右《有道先生葉公碑》，李邕撰並書。余《集古》所錄李邕書頗多，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。君謨善論書，為余言邕之所書，此為最佳也。

【唐郭知運碑銘〈開元十年〉】

右《郭知運碑銘》蘇頲。其書知運子四人，皆有次第，曰英傑、英奇、英協、英彥。而張說亦為知運撰碑，其書知運子與惱同。《唐書·知運傳》書其子二人，而無英奇、英協、英彥，但云二子英傑、英乂而已。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，史家闕略，尚或有之。英乂嘗為西川節度，其事甚著，史官不應失其世家。而二公作銘，在郭知運卒後不遠，亦不應闕其子孫。莫可究其孰失也，姑志之，以俟知者。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書。

【唐御史臺精舍記〈開元十一年〉】

右《御史臺精舍記》，崔撰，梁升卿書。讀其文，則於佛可謂篤信者矣。《唐書》列傳云「桓彥範等當國，畏武三思，使陰伺其奸。而三思恩寵日盛，反以彥範等計告之，遂勸三思速殺彥範等，以絕人望，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彥範」等。又云「貶襄州刺史，以譙王事當死，賴劉幽求、張說救護得免。後為宰相，陷幽求嶺表，諷周利正殺之不果，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」。其餘傾邪險惡，不可勝紀。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，使不為惡，又為虛語矣。以斯記之言，驗所為可知也，故錄之於此。其碑首題名，多知名士，小字頗佳，可愛也。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。

【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〈開元十四年〉】

右《西嶽大洞張尊師碑》，王延齡撰，李慈書。尊師名敬忠，其事跡余無所取，所錄者以慈書爾。慈之書體兼虞、褚，而遒麗可喜，然不知為何人。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，蓋唐人善書者多，遂不得獨擅，既又無他可稱，遂至泯然於後世。以余集錄之博，慈所書碑只得此爾，尤為可惜也。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。

【唐令長新戒〈開元中〉】

右《令長新戒》。唐開元之治盛矣，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，賜以丁寧之戒。其後天下為縣者，皆以《新戒》刻石，今猶有存者。余之所得者六，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。玄宗自除內難，遂致太平，世徒以為英豪之主，然不知其興治之勤，用心如此，可謂為政知本末矣。然鮮克有終，明智所不免，惜哉！《新戒》凡六：其一河內，其二虞城，其三不知所得之處，其四汜水，其五穰，其六舞陽。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。

【唐興唐寺石經藏贊〈開元中〉】

右《興唐寺石經藏贊》，皆其作者自書，而八分者數家，惟蔡有鄰著其姓氏。有鄰名重當時，杜甫嘗稱之於詩。其為苑咸所書小字，與三代器銘何異，可謂名實相稱也。余家《集錄》有鄰書頗多，皆不若此贊，故尤寶之。余初不識書，因《集古》著錄，所閱既多，遂稍識之，然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！治平元年三月三十日書。

【唐李邕端州石室記〈開元十五年〉】

右《端州石室記》，唐李邕撰，不著書人名氏。考其筆跡，似張庭質椋疑庭炙書也。

【唐獨孤府君碑】

40 右《獨孤府君碑》，李邕撰，蕭誠書。誠書世多有，而此尤佳。碑在峴山亭下，余自夷陵徙乾德令，嘗登峴山，讀此碑。碑為四面，而一面字完，今人家所傳只有一面，而余所得有二面，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。府君諱冊，字伯謀，河南人也。其文不完，故不見其終始。

【唐蔡有鄰盧舍那氏像碑〈開元十六年〉】

右《盧舍那氏像碑》，蔡有鄰書，在定州。唐世名能八分者四家，韓擇木、史惟則世傳頗多，而李潮及有鄰特為難得。慶曆中，今昭文韓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。余所集錄自非眾君子共成之，不能若此之多也。

【唐景陽井銘〈開元二十一年〉】

右景陽樓下《井銘》，不著撰人名氏，述隋滅陳，叔寶與張麗華等投井事，其後有銘以為戒。又有唐江寧縣丞王震《井記》，云井在興嚴寺。其《石檻銘》有序稱「余」者，晉王廣也。其文字皆磨滅，僅可識者其十一二。叔寶事，前史書之甚詳，不必見於此。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，目見叔寶事，又嘗自銘以為戒如此，及身為淫亂，則又過之，豈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？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，有云「前車已傾，負乘將沒」者，又可嘆也。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。

【唐華嶽題名〈開元二十三年〉】

右《華嶽題名》。自唐開元二十三年，訖後唐清泰二年，實二百一年，題名者五百一人，再題者又三十一人。往往當時知名士也。或兄弟同游，或子侄並侍，或寮屬將佐之咸在，或山人處士之相攜。或奉使奔命，有行役之勞；或窮高望遠，極登臨之適。其富貴貧賤、歡樂憂悲，非惟人事百端，而亦世變多故。開元二十三年丙午，是歲天子耕籍田，肆大赦，群臣方頌太平，請封禪，蓋有唐極盛之時也。清泰二年乙未，廢帝篡立之明年也。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，召契丹入自雁門，廢帝自焚於洛陽，而晉高祖入立，蓋五代極亂之時也。始終二百年間，或治或亂，或盛或衰。而往者、來者、先者、後者，雖窮達壽夭，參差不齊，而斯五百人者，卒歸於共盡也。其姓名歲月，風霜剝裂，亦或在或亡，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。故特錄其題刻，每撫卷慨然，保異臨長川而嘆逝者也。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。

【唐石臺道德經〈開元二十三年〉】

右老子《道德經》，唐玄宗注。開元二十三年，道門威儀司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，皆立石臺刊勒。其經文御書，其注皆諸王所書。此本在懷州。

【唐陝州盧奐廳事贊〈開元二十四年〉】

右《盧奐廳事贊》，唐玄宗撰並書。奐為陝州刺史，玄宗行幸過陝州，書其廳壁而刻之。

【唐鶺鴒頌】

當皇祐王和之間，余在廣陵，有敕使黃元吉者，以唐明皇自書《鶺鴒頌》本示余，把玩久之。後二十年，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褒。又三年，來守青州，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。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。

【唐玄宗謁玄元廟詩】

右《謁玄元廟詩》，唐玄宗撰並書。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《鶺鴒頌》與此字法正同。碑在北邙山上，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。

【唐裴光庭碑〈開元二十四年〉】

右《裴光庭碑》，張九齡撰，玄宗御書。按《唐書》列傳云「光庭素與蕭嵩不平，及卒，博士孫琬希嵩意，以其用循資格，非獎勸之誼。謚曰克平。帝聞，特賜謚忠憲」。今碑及題額皆為忠獻。傳云撰《搖山往則》，而碑云「往記」。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，二十四年建此碑，玄宗自書，不應誤，皆當以碑為是。治平元年三月二十日書。

【唐群臣請立道德經台奏答〈開元二十五年〉】

右群臣請立《道德經》台奏答並書注，諸王列名附。唐玄宗諸子三十人，其一是為肅宗，其七不及得封而早夭。《唐書》列傳所載二十二人，以注經列名於此者十八人。按明皇既書《道德經》，道士尹愔奏請懷州依京樣摹勒石臺，乃開元二十五年也。皇太子瑛以二十五年廢，二十六年始立忠王(王與)皇太子，二十七年始更名紹，則當書注時不得有皇太子紹也。信王琄、義王玭、豐王珙、陳王珪、涼王璿、汴王璬，皆以二十一年封，當書注時皆年尚幼，未能書。而今經、注，字皆一體，疑非諸王所書，而後人追寓其名爾。《舊唐書》以信王琄為瑝，濟王環為瓌，壽王瑁為瑁。瑁名見於《武惠妃碑》為瑁，與此同，當為瑁也。此碑列名既可疑，則環、瑝二名未知孰是也。嘉祐八年癸卯九月十日書。

【唐萬回神跡記碑〈開元二十五年〉】

右《萬回神跡記碑》，徐彥伯撰。其事固已怪矣。玄宗英偉之主，彥伯當時名臣也，而君臣相與尊寵稱述之如此，欲使愚庸之人不信不惑，其可得乎？世傳道士罵老子云：「佛以神怪禍福恐動世人，俾皆信向。而爾徒高談清淨，遂使我曹寂寞。」此雖鄙語，有

足採也。治平元年三月八日書。

【唐張嘉正碑〈開元二十六年〉】

右《張嘉正碑》，李邕撰，蔡有鄰立書。李絳《論事集》言，吐突承璀欲於安國寺為憲宗立紀聖德碑，乃先立碑建樓，請學士撰文，絳疏論以為不可。憲宗遽命以牛百頭拽碑倒，蓋未撰文而先立碑建樓。此碑有鄰又云「立書」，亦應先立石矣。今人立碑須鐫刻成文，然後建立。蓋今昔所為不同，各從其便爾。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書。

【唐李邕嵩嶽寺碑〈開元二十七年〉】

右《嵩嶽寺碑》，唐淄州刺史李邕撰，胡英書。英之書世所重也。其文云「寺，後魏孝明帝之離宮，初名閒居寺，仁壽二年改為嵩嶽寺也」。

【唐裴大智碑〈開元二十九年〉】

右《裴大智碑》，李邕撰，蕭誠書。誠以書知名當時，今碑刻傳於世者頗少，余《集錄》所得才數本爾。以余之博採而得者止此，故知其不多也。然字畫筆法多不同，疑摹刻之有工拙。惟此碑及《獨孤冊碑》字體同而最佳，冊碑在襄陽而不完，可惜也。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。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書。

【唐安公美政頌〈開元二十九年〉】

右《安公美政頌》，房妻高氏書。安公者名庭堅，其事跡非奇，而文辭亦匪佳作，惟其筆畫遒麗，不類婦人所書。余所集錄亦已博矣，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，高氏一人而已。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，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，書之廢莫廢於今。余之所錄如于頔、高駢，下至陳游瓌等書皆有，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。今文儒之盛，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，非皆不能，蓋忽不為爾。唐人書見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，如張師丘、繆師愈之類，蓋不可勝數也。非余錄之，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。余於《集古》不為無益也夫。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書。

【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〈開元二十九年〉】

右太原府交城縣《石壁寺鐵彌勒像頌》者，林罔撰，參軍房妻高氏書。余所集錄古文，自周、秦以下訖於顯德，凡為千卷，唐居其十七八。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，莫不皆有，而婦人之書，惟此高氏一人爾。然其所書刻石存於今者，惟此頌與《安公美政頌》爾。二碑筆畫字體，遠不相類，殆非一人之書。疑摹刻不同，亦不應相遠如此，又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也，識者當為辨之。治平元年端午日書。

【唐郎官石記】

右唐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，張旭書。旭以草書知名，此字真楷，可愛。記云「自開元二十九年已後，郎官姓名列於次」，而此本止其序爾。

【唐開元聖像碑〈天寶元年〉】

右《開元聖像碑》，陳知溫書。唐開元之治盛矣，至於天寶而溢焉。方其盛時，人主意氣之驕，超然遂欲追真仙於雲表，其夢寐恍忽，云有見焉者。雖是非真偽難明於杳藹，亦其注心於物，精神會通，志苟至焉，無不獲也。《唐書》著玄宗事，至於神仙道家，頗不詳悉。而此碑所載夢真容事最備，故特錄之，以見其君臣籲俞，相與言語者止於如此。俾覽者得以跡其盛衰治亂云。〔嘉貪四晁暝詮錈初伏日書。〕

【唐大照禪師碑〈天寶元年〉】

右《大照禪師碑》，唐吏部員外郎盧人巽撰，伊闕縣尉、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史惟則書。碑天寶元年立。唐世分書名家者四人而已：韓擇木、李潮、蔡有鄰及惟則也。

【唐植柏頌〈天寶元年〉】

唐世八分，四家而已。韓擇木、史惟則之書見於世者頗多，蔡有鄰甚難得，而李潮僅有，亦皆後人莫及也。不惟筆法難工，亦近時學者罕復專精如前輩也。

【唐鄭預注多心經〈天寶元年〉】

右鄭預注《多心經》，不著書人名氏，疑預自書。蓋開元、天寶之間，書體類此者數家，如《搗練石》、《韓公井記》、《洛祠志》，皆一體，而皆不見名氏。此經字體不減三

記，而注尤精勁，蓋他處未嘗有，故錄之而不忍棄。矧釋氏之書，因字而見錄者多矣，余每著其所以錄之意，覽者可以察也。治平元年夏至日，大熱，玩此以忘暑，因書。

【唐薛仁貴碑〈天寶二年〉】

右《薛仁貴碑》，苗神客撰，云「公諱禮，字仁貴，河東汾陰人也」。《唐書》列傳云仁貴絳州龍門人，又不云名禮。余家集錄薛氏碑尤多，據仁貴子楚玉碑亦云父仁貴爾。仁貴為唐名將，當時甚顯著，往往見於他書，未嘗有云薛禮者。仁貴本田家子，奮身行陣，其僅知姓名爾。其曰「名禮，字仁貴」者，疑後世文士或其子孫為增之也。列傳又載仁貴降九姓事，云軍中為之歌曰「將軍三箭定天山，戰士長歌入漢關」。仁貴卒於永淳中，碑以天寶中建，不載漢關之歌，不應遺略，疑時未有此歌，亦為後人所增爾。治平元年端午日書。

【唐舞陽侯祠堂碑〈天寶二年〉】

右《舞陽侯祠堂碑》，唐王利器撰，史惟則八分，徐浩篆額。天寶二年，縣令張紫陽修樊噲廟。文及書篆皆可愛也。

【唐崔潭龜詩〈天寶五年〉】

右《崔潭龜詩》，蔡有鄰書。唐世以八分名家者四人：韓擇木、蔡有鄰、李潮、史惟則也。韓、史二家傳於世者多矣，李潮僅有存者。有鄰之書亦頗難得，而小字尤佳，若《石經藏贊》、《崔潭龜詩》，與三代彝鼎銘何異？

【唐華陽頌〈天寶九年〉】

右《華陽頌》，唐玄宗詔附。玄宗尊號曰「聖文神武皇帝」，可謂盛矣。而其自稱曰「上清弟子」者，何其陋哉！方其肆情奢淫，以極富貴之樂，蓋窮天下之力，不足以贍其欲。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無，亦非其所可冀，矧其實無可得哉。甚矣，佛老之為世惑也！佛之徒曰無生者，是畏死之論也；老之徒曰不死者，是貪生之說也。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，則棄萬事、絕人理而為之，然而終於無所得者，何哉？死生天地之常理，畏者不可以苟免，貪者不可以苟得也。惟積習之久者，成其邪妄之心。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，妄意乎無生之可樂，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。老之徒有死者，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，

彼解化矣，厚自誣而托之不可詰。或曰彼術未至，故死爾。前者苟以遂其非，後者從而惑之以為誠然也。佛、老二者同出於貪，而所習則異，然由必棄萬事、絕人理而為之，其貪於彼者厚，則舍於此者果。若玄宗者，方溺於此，而又慕於彼，不勝其勞，是真可笑也。治平元年正月四日書。

【唐美原夫子廟碑〈天寶八年〉】

右《美原夫子廟碑》，縣令王嵒字山甫撰並書。碑不知在何縣。嵒，天寶時人，字畫奇怪，初無筆法，而老逸不羈，時有可愛，故不忍棄之，蓋書流之狂士也。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，其體隨時變易，轉相祖習，遂以名家，亦烏有法邪。至魏晉以後，漸分真、草，而羲、獻父子為一時所尚，後世言書者，非此二人皆不為法。其藝誠為精絕，然謂必為法，則初何所據？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哉？書固自放於怪逸矣，聊存之以備博覽。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